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
第三十三回 蘇按察細查田案 梁庶民假扮新科

卻說何天爵被後邊小艇追到，撲入官艙，叫聲：「何梁二位官人，我們行主有個程儀，特來致敬。（不驚則已，何須致敬）適因勿遽遺忘，幸勿見怪。」天爵曰：「如此風高，何須苦苦追來？」來人曰：「還有燈籠一對，未曾攜帶。恐怕夜來要用，有誤舟行。」天爵喚船戶，將燈籠安放後邊。（此非閒筆，正好為上文登程下文過關弔線）領過一個豚元，封些果金答禮，使附旌使，謂來人曰：「辱蒙厚祝，感領殊多。煩大哥與吾致意。」來人領命而去。天來主僕漸漸醒來。是日二人被嚇，連日倒牀。天爵亦偶然傷風，（竟日立在船，夫安得不有此病？）竟將一個豚元發附船家，與眾水手餐餉。

是時，國家太平。舟行每至三鼓後灣泊，天未大亮，亦復行開船。未幾，轉吹北風。（既為南風補敘，北風收束）眾水手一齊牽纜，順水行舟。正是：

天若多情天亦老，
水如有意水長流。

再說蘇按察當日升任，將李輝國痛答五□，暫泄向日微行之怒。夜來查出梁天來一件七屍八命冤情，三番四覆細閱幾遍，不覺拍案而歎。淑人怪而問之，蘇公曆言其冤。淑人曰：「丈夫既知冤情，自當與他辦理。如何作怒驚人？」蘇公歎曰：「五嶽之山易改，七屍之案難移。彼要伸冤，只有登朝抱告。我在南雄訪察，也曾贈書與他，帶往皇都李坤大人收聽。未審子書投到否。」滙人曰：「曾聽得丈夫言李大人明年正月壽誕，何不修書一封，辦些儀款，先祝千秋，後及天來案事，有何不可？」蘇公從之，囑咐『千里馬』麥如雲，限時限日到京，叫他將此書與禮儀一並藏在身上，駕一隻快馬，士衣輕裘，下邊用縐帶纏束，頭戴工絲絨雪帽，加鞭出北門而去。

又一夜看至黃經一件謀反案情，暗思：「此案雖冤，督撫業經批准，部文未下，暫且歸監。惟是行謀未遂，不能將家小行刑。若經發覺，然後可及妻奴。曾記拂山訪察之時，民間皆言黃經受柱。今日為民父母，何可附之罔聞？」乃開堂審訊，盡將黃經一家二□餘人審釋歸家，單留黃經一人監候，然後詳文達部。淑人曰：「謀反罪議凌遲，如何釋縱？將來督撫見責，若之何哉？」蘇公曰：「行謀未遂，罪及本人。子女妻奴，又當別論。況曾訪察，猶有疑冤。如此孩提衰老命若蜉蝣，何可久困囹圄，橫加桎梏？前台下民易虐，我今上天難。有膽無謀，不可以提揆之察；有謀無膽，亦難以理刑明。豈謂巡撫部堂，便要曲可？有民曰：知聖旨六部，亦當詳取得宜。生平五經二□一史，習來何用哉！」

蘇公本是清廉耿介之官，復得淑人許多參贊，民情大小案件，競然明察秋毫。自從下車以來，夜夜披閱民間案件，日日弔審。審出民冤三□三條，盡將被告釋放，警責原告之人。未及半年，盜風日息，訟事恬然，官清民樂，兩順風調，遠近異邦咸稱粵東大治。此話休題。

且說贛州一日兩關稽查得嚴嚴密密，一絲不泄，兩翼難逃。公務之船到此，未嘗免詬。商賈之客，正須加意嚴查。見有知非之年幾人，揣摩四體，聞有番禺土語。一齊監察五官。（又一樣寫法，與庚嶺不同。）上下舟艙往來累累，魚貫左右客商，傳報一一無私。關口查丁，個個眼懸秋月；座中司辦，人人舌卷春雷。忽見左邊江面兩座客船豎起黃旗兩道，首一隻大書「奉旨引見」，兩旁執事「金殿傳臚」（實）後邊一隻新科會試何姓燈籠，（主）乘風破浪，滾滾而來。（嶺頭敬在度嶺人眼中寫出，關口船在放關人眼中寫出，俱各聲勢動人。）將到關前，一齊下帆。關上鳴鑼迎接，座中同事起立，兩旁船戶高聲唱曰：「進士程書奉旨赴京引見，現有沈台文票。」後邊一隻又報曰：「廣東南海縣舉人何某新科會試，呈覽該省布政文憑。」

太爺聞報，見他俱為功名，須要還些面子，將欲免查。不料美閒在旁稟曰：「縣名南海，連接番禺。須妨奸細弄假。懇太爺鑒驗。」太爺聽得，急喚差役，索取文憑，差人登入程書舟中。程書檢出交附，轉身入搶。差役隨入，見官艙裡一人峨冠博帶，手持羽扇，踞蹲於馬銜之上。那差人稟曰：「請何客官發出文憑，與小人帶上關前相驗。」天來未及對，天爵在旁答曰：「我且與你同到關中。」差人點頭唯唯。天爵乃檢出文憑，拉他同去，將香椽之數列明。其珠寶作為家用之物，不錄報單。太爺以香椽係生果食物，因免其稅。各司辦將二人文憑遍與太爺相驗。那太爺細驗文書中果有兩省藩台紅印，量無虛偽，不甚稽查，同胥役高聲喝曰：「那邊兩隻客船，係赴京殿選。爾等差役毋得停留。」差人領命，舉聲叫曰：「程何兩座客船，大爺有令，速整桂帆。」天爵聽得，登舟解纜而去，關上鳴鑼護送喧天震地，聲徹三江。天來在舟中窺見美閒眼看看對著兩道黃旗，如癡如醉。正是：

江間波影兼天湧，
關上金聲徹地喧。

天爵客船行不數里，忽遇幾隻巡邏小艇攔住，厲聲喝曰：「好個走私客船！初時可以瞞太爺，如今不可以欺我等。」船家聞喝，只得低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